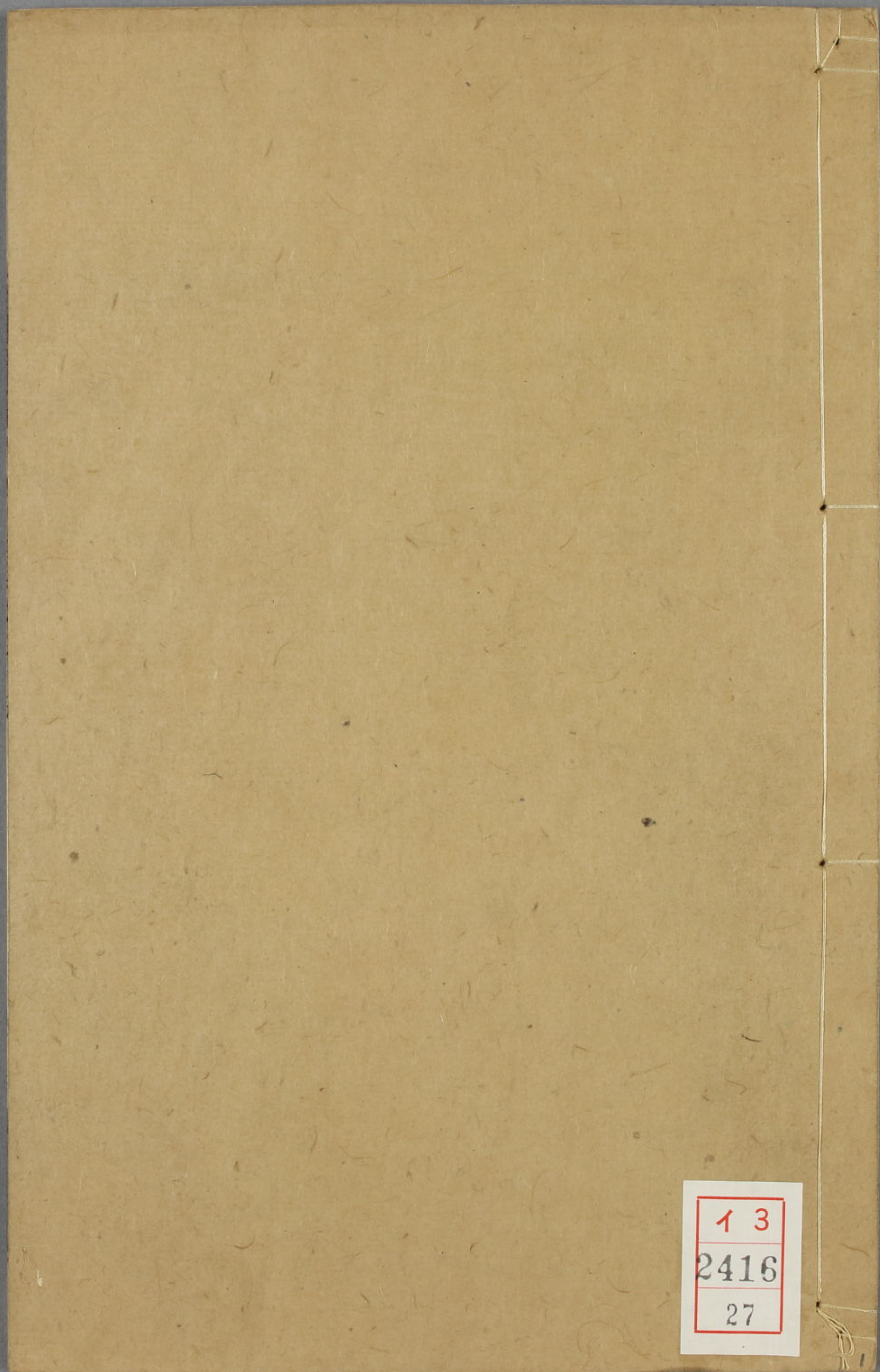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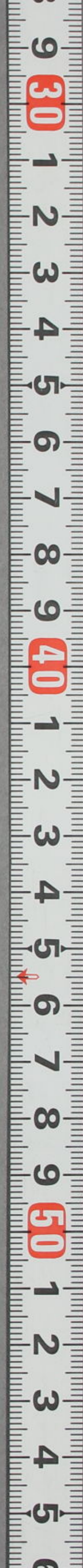




13
2416
27



13
2416
27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半澤文庫

帝王部十六

帝王功

武功

守文

中興

數美

帝功一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
周載猛獸食精民精善也驚鳥攬老弱於是女媧氏鍊五
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鼇大龜也殺黑龍以濟冀
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神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
蟲死精民生背方州抱圓天又曰黃帝治天下而力
牧太山稽輔之使強不得掩弱衆不得暴寡人民保命
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輔弼公而不阿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帝功

<2004-587>

道不拾遺市不預賈城郭不閉邑無盜賊人相讓以財
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
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豹不妄噬鷺鳥不
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皂飛黃出西方其狀如狐背上有諸北僂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角乘之壽一千歲阜歷也
職皆北極之夷國史記曰帝顓頊高陽氏靜深有謀疏通知
事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物
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王肅曰砥平也四方皆平而來服屬尚
書堯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
民於變時雍 帝王世紀曰禹為司空功被天下棄為

后稷播時百穀契為司徒敬敷五教皋繇為士典刑惟
明倬為共工莫不致力益為朕虞庶物繁植伯夷為秩
宗三禮不闕夔為樂正神人以和龍為納言出納惟允
於是俊乂在官羣后德讓百僚師師以五采章施於五
色為服以六律五聲八音協治治用之和蒸民乃粒萬
邦作乂庶績咸熙 又曰武王入殷商都置旌於商容
之廬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
囚歸璇臺之珠玉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
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逸遷九鼎於洛邑命閎夭封
比干之墓命宗祀饗祀於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為臣殷

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況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廬況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藉者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况復徵之乎 史記曰文帝專以德化民是以海內興於禮義 又曰文帝斷獄四百幾致刑措 漢書曰昭帝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權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薛瑩漢紀曰明帝自在儲宮而聰允之德著矣及臨萬幾以身率禮恭奉遺業

一以貫之雖夏啟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內又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後漢書曰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施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驛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懷來自有數也 **增**通鑑曰唐太宗二十一年江夏王道宗薛萬徹等招諭勅勒諸部皆願內屬上喜詔備禮告廟頒示普天已而車駕幸靈州勅勒諸部隨之上為詩序其事遂勒石靈州 又曰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令賦詩起舞為樂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

也 又曰結骨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入朝上謂侍臣曰
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
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戶乎 又曰憲宗時裴
度上言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
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
心耳 又曰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
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始盡遵約束 唐
書曰元和時帝嘗稱太宗明皇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
德風烈 宋史曰太宗二十年間平蜀楚拓吳越所向
遂志皆推赤心以馭羣下之所致也 又曰太祖九年

正月受朔乾元殿降王在列聲明大備扈蒙上聖功頌
以述太祖平一天下之功其詞誇麗有詔褒之 又曰
仁宗銳意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富弼范仲淹等
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且命仲淹主西
事弼主北事 金史曰太宗滅遼舉宋即議禮制度治
曆明時繼以武功述以文事經國規模是始定 元
史曰仁宗入清內難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號
爲極盛 通紀曰靖海侯吳禎督餉定遼至是還明太
祖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
於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可不懼乎

禎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又太祖贊曰帝功業益
崇愈尚簡朴訓諭羣臣自爲誥勅用兵料敵機變如神
嚴於禋祀誠心愛民崇尚教化紀綱禮樂制度事物防
範靡不備具煥然可述

帝功二

原四本具即帝功立 舉而措之事業 功業赫赫
功盛德厚 功侔太古 功冠往代 濟世之功 因
時立功 戡定厥功 九鼎勒功 告厥成功 九功
惟序九序惟歌 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順
通天下則有經營之迹 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淮南鴻烈解云

女媧陰帝佐禹治名也三 斷鼃足以立四極又云鼃大
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 殺黑龍以濟冀州又云
鼃戴天廢頓以龍足柱之楚辭曰 積蘆灰以止淫
雨濟龍水精也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 補五帝之漏目綴
水又云蘆葦也生於水故積聚其 補五帝之漏目綴
灰以止淫水平地出水爲淫水 綱紀八極 逆氣傷民絕
三后之頽綱 表正萬邦 網紀八極 逆氣傷民絕
止之 陰陽沈壅竅理之 拯民沈溺天子急務 剖
判太宗竅領天地 理日月之行 治陰陽之氣 嘗
百草之實定衆物之名 甄度四海 疏江橋川 平
均土地 度九州 分九州 開九州 導四瀆 植
九藪 鑿江而通九路 九河旣道 九川滌源 治

梁及岐 浮濟達河 淮沂其乂 蒙羽其藝 大野

既豬 東原底平 原隰既平 泉水既清 三危既

宅 三苗丕叙 鑿昆龍 開呂梁 脩彭離 隄弱水

辟伊闕 決龍門 開玉璽 澧水東注維禹之績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 茫茫

禹迹畫為九州 萬邦咸休維王有成績 **功蓋天**

下率土歸心 唐太宗 功德炳煥號稱賢君 宋太宗 具著

顯庸服我成烈 韓愈 在位長久令名無窮 遼聖宗踐阼

挈彼疲民轉之富庶 邊烽不舉外戶不扃 宋太宗 時趙普

言 振立紀綱脩舉廢墜 元仁宗 乘百戰之勢輯新造

之邦 遼太祖 定議歲幣南北弭兵 真宗澶淵之役定

兵弭 南北講好與民休息 金世宗 順天乘時濟羣生於

艱難 晉蔡謨言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 隴蜀平後未

嘗復言軍旅 漢光武在兵間久厭武事自隴蜀平後未

此非爾 文物采章一新 元世宗 典章文物粲然成一

代治規 金章宗 興元聖功 唐倉部員外郎袁皓采李

憂勤機略 唐裴度纂述蔡邕碑用兵以來主上憂勤機略

武功一 **原** 大戴禮曰軒轅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 史記曰軒

轅邑於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行以兵師為營衛 帝王

帝王部 周盤庚五十五 武功

世紀曰黃帝有熊氏治五氣設五量及神農氏衰黃帝修德撫民諸侯咸去神農而歸之黃帝於是乃擾馴猛獸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又徵諸侯使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之於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於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 龍魚河圖曰黃帝時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下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黃帝仰天而歎天遣元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

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弭服 歸藏啓筮曰蚩尤出自羊水八股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代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 帝王世紀曰顓頊生於若水首戴干戈二十登帝位平九黎之亂 又曰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於丹水之浦 又曰成湯有聖德諸侯有不義者湯從而征之誅其君弔其民天下咸服故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曰奚為後我凡二十七征而德施於諸侯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牛羊葛伯得而食之又不祀

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民爲之耕老弱饋食
葛伯率衆要其酒肉黍稷者遮而奪之不以饗授者則
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焉湯乃興師伐葛伯
天下聞之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說
苑曰湯欲伐桀伊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怨起九
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
湯乃謝請服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
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殘之遷於南
巢尚書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於
鳴條之野帝王世紀曰紂政彌亂殷太史向摯載其

圖書而歸周王以告於諸侯東至商郊牧野乃作木櫓
王韞係解五人御於前莫肯爲王係韞皆曰臣所以事
君王非爲係韞也王乃釋旄鉞而係之與紂戰紂師敗
績禽費仲惡來紂赴於京自燔於宣室而死二嬖妾與
妲己亦自殺乃以太白旄麾諸侯入殷商都百姓咸待
於郊王使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王亦答拜以兵入
造紂及妲己尸王親射之三發然後下車以劒擊之周
公爲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召公爲司
空又使以元鉞斬妲己頸懸之小白旗又曰武王四
年起師而東遂率戎車至於鮪水甲子至於商郊又

曰武王修文王業東觀兵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軍中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遂興師渡於河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滋甚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疆微子抱其祭器而犇周於是武王乃渡孟津伐紂紂師皆倒干戈以戰紂軍潰叛紂死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於牧野又曰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於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

足酌酒鬱搖

鬱搖喜貌

典論曰孝武承四世之遺業遇中

國之殷阜府庫餘金錢倉廩畜腐粟因此有意乎滅匈奴而得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畫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盛餘踰廣漠絕梓嶺封狼居禪姑幕梁北河觀兵瀚海刈單于之旗剿閼氏之首探符離之窟埽五王之庭納休屠毘耶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千數馘酋虜以萬計旣窮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死扶傷疲困於孕重墮殞元封初躬執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懼以兩越之誅彼時號爲威震匈奴矣東觀漢

記曰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莽欲
盛陳威武齊集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爲
中壘校尉秦漢以來師出未嘗有也時漢兵八九千人
二公兵以五六十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百
重有流星墜尋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直下營而
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上選精兵三千人與戰大
破之殺司徒王尋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澠水爲之不流
張衡東京賦曰我光武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
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欃槍旬始羣兇靡餘 魏志曰初
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孫權臨江拒守帝幸廣陵

收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 增通鑑曰
晉太康元年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吳人於江磧要
害處並以鐵鎖橫絕之又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
拒舟王濬作大筏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
著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鎖然炬燒之須臾斷
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諸城杜預遣周旨等
帥騎夜渡江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又曰太元七年秦大舉入寇詎以謝元帥衆八萬拒
之秦將梁成等屯洛澗謝石謝元憚不敢進秦遣朱序
來說石等使降序乃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

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
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元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
梁成阻澗爲陳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
又分兵斷其歸路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死者萬五千
人石等水陸繼進秦主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
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也
秦兵逼淝水而陳元遣使謂融曰若移陳少却使晉兵
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可乎諸將不可堅欲擊晉兵於半
渡遂麾兵使却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
矣元等引兵渡水擊之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秦兵

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
皆以爲晉兵也堅中流矢單騎走 唐書曰唐兵至霍
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傳其城舉鞭指麾若將圍
之者老生怒出背城陳高祖兵却太宗自南原馳下坂
分兵斷其軍爲二而出其陣後老生兵敗走遂斬之
又曰太宗平王世充凱旋被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
萬前後鼓吹獻俘於太廟高祖以太宗功高古官號不
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 又曰秦王征竇建德登虎
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
險士囂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饑破之果

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飲意益怠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驚遂大潰獲之又曰肅宗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元帥爲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爲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豐水臨太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囂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又曰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

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亘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全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於道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收東都又曰奉天之亂李晟克復京師露布至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慙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又曰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李愬師夜起李祐以突騎三千爲前鋒愬率中軍三千

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成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遣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鷺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之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

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薄之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愬不戮一人屯兵鞠場以俟裴度度至愬以橐韃見蔡人聳觀 宋史曰太祖初將有事江表江南進士樊若水詣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爲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渡江若履平地南唐主初聞作浮梁問其臣張洎洎言載籍以來長江無爲梁之事煜曰吾亦

以爲兒戲耳王師傅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遍野始大懼通鑑曰初彬之南征也太祖親諭之曰卿至彼慎勿暴掠可示以兵威俾自歸順不必急攻及頓師城下城中日迫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君共焚香爲誓彬即稱愈城陷唐主煜出降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宋史曰太宗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宰相薛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

倚北師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今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爲患太宗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強朕計決矣遂遣宣徽南院使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嵐諸州車駕遂親征又曰潘美等軍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大懼會太宗奄至親督衛士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完堞太宗慮城陷則殺傷者衆以手詔諭繼元降守陴者不納城中危急太宗又自草詔諭之至是詔入諸將銳攻不可遏太宗臨之恐城陷害民塵衆少退是夕繼元遣使奉表請降明紀事本末曰太

祖之伐漢也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爲陣
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舟小仰攻多却太祖親麾之不
前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爲非火
攻不可太祖然之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
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太祖命以七舟束草爲人飾
以甲冑持兵戟若鬪敵狀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
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數
百艘燔燄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
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及
明廖永忠俞通海等以六舟深入敵復聯大艦拒戰敵

之舟若沒有頃六舟旋繞漢軍而出勢如游龍諸將見
之勇氣百倍呼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爲之晦時漢舟
大我師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呼號搖櫓
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
蔽湖面通海等還太祖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
又曰太祖命將北取中原諭曰都城城守必固若懸
師深入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非我利也
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
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則彼
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太原以

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太祖因顧大將軍達
曰兵法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又曰高煦反議遣陽武
侯將兵討之大學士楊榮力言不可曰上不見李景隆
事乎上默然顧夏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
見煦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知其無能爲也且兵
貴神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若命將出師恐
不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
煦驚而寡謀外慙中怵今所擁非有能戰者願假臣兵
二萬擒逆賊獻闕下上曰卿誠足辦賊顧朕新即位小
人或懷二心行決矣 又曰宣宗親征發京師率大營

五軍將士以行東南天鳴聲如萬鼓上於馬上問從臣
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
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
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
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
狐疑展轉不斷今敢反者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
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事成事
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

武功二

原載續武功詩

無忘武功

春秋

皇矣漢祖聰明神武

帝王部

訓鑑類編卷五十五

武功

武皇之興神武蓋天曹植論云仁德內洽神武外照

定爾功詩並禁暴戢兵保定天下左氏明王之征猶時

雨也大戴禮文王之時民樂師興春秋南征北怨書

前歌後舞樂府不言同辭絕不占自來帝王世紀文

王一怒能安天下孟子頓戟一怒伏尸滿野管子天子

之怒伏尸百萬戰國王奮厥武如震如怒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詩並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王粲詩天子

出征受成於學天子出征類乎上帝禮記帝王出征

車載廟主虞決要注王用出征易周王于邁詩殷受

維命誓伐放橫書諸侯不義從而征之帝王世紀受命

誅橫順天之德春秋元命苞承害誅害以從天心春秋兼

弱攻昧推亡固存書黃帝伐九黎帝王世紀帝舜伐三

苗詳帝德堯伐驩兜禹伐共工文王伐崇武王

伐紂並孫卿子啓伐有扈帝王世紀啓征西河年紀武始北

出禮記宣王北伐詩羲和涵淫脣往征之誕將天

威咸劉厥敵我伐用張于湯有光並書保佑命爾燮

伐大商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詩並四征弗庭綏厥兆民書式辟四方徹我疆土詩

晨舉脂燭過水拆舟示無返志說苑有苗不恭汝徂

帝王詩

帝王詩

帝王詩

帝王詩

帝王詩

帝王詩

帝王詩

帝王詩

帝王詩

帝王詩

帝王詩

帝王詩

帝王詩

征書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王于興師脩我戈矛 武夫洸洸 武夫滔滔並毛詩

耀兵饗軍 練師簡卒爰整其旅魏明帝 振師五柞習

馬長楊揚雄 戎車既飭詩 乃駕騫冥之乘六韜 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並詩 前朱雀後

元武左青龍右白虎禮儀 以鵬鵠爲旗幟列子 以旌爲

和之門禮周 旌旗十里漢書 汎舟萬艘魏文帝 躬秉武

節典論 親御龍舟魏志 陣爲不戰河圖 陣於商郊書

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致天之届于牧之野 敦商之

旅 其會如林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並詩 左杖黃鉞

右秉白旄書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詩 總干而山立

武王之事也禮記 貔貅戾獸黃帝教之戰劉子 龍戰于

野其血元黃易 戰于鳴條 大戰于甘 血流漂杵

並書 以爾鉤援與爾臨衝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並詩

變化如神魏書 變化無方英雄記 龍舉翼起楚漢春秋 龍

舉雲興東觀 誕將天威 將天命明威 董之用威並書

以威天下易 以威不軌左氏 威武紛紜司馬相如 威

靈外覆王傑四子稱德 外輝武威荀悅漢記 威光左埽曹植 威

光遠震劉劭 威加四海漢書 威震六合張儼記云 威震天

下魏志 罔弗祗畏書 莫不震疊詩 黃帝威四盜蔣

帝王部

崇監貢名卷五十五

武功

萬幾 高陽平九黎 五十二戰帝黃 二十七征湯

革車三萬伐桀於鳴條並帝王 甲士三千破紂於牧

野淮南 撥亂反正漢書 折鐵摧木衡論 罪人黜伏書

攘除不軌風俗 脩教為伐因土而降左氏 嬰城者

雲撤帶邑者席捲抱朴子 殺蚩尤於絕轡之野帝王

克殷誅紂尉繚 并項滅嬴傳元古 取秦如鴻毛舉

楚若拾遺梅福 斷脩蛇擒封豕韓子 斬銅馬破檀鄉後漢

紀光武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 孝武征匈奴埽五

王之庭典論 薄伐獫狁獫狁于襄詩 攘服四夷天下

安然新序 偏師出塞漠北地空詳帝 蕩鬼區於白水

禽矯制於遐川曹植 南威百越北攘匈奴劉歆 斷匈

奴隔元菟劉歆 威震赤谷賈逵永 武義四加所征者

服詳雄 霜雪被而茨棘枯紘網振而逆鱗埽詳中

總螭虎之勁卒即矯塗其如夷徐幹 踰長城之阻登單

于之臺典論 西壓月窟東振日域揚雄 東臨滄海西至

玉門陳思 屠柳城度龍塞繆襲鼓吹曲 此蚩尤之兵非

人之力也史記 執訊獲醜詩 俘厥瑤玉書 于疆于

理詩 百戰百勝鄧析 克殷年豐左傳 班師振旅書

殺一夫而利天下六韜 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書 庶

民弛政庶士倍祿禮記 出征執罪釋奠於學禮記 歸而

帝王部

尚書卷五十五

武功

飲至以數軍實春秋

拓土三千里往返速若飛王粲詩

檣櫓風沐雨以申弔伐宋呂端謂太祖

成算所授無不克捷

明太祖

騰書隴蜀告示禍福漢光武

混一諸夏大振英

聲宋趙普

外事征伐內脩法度周世宗

凡此蔡功惟

斷乃成唐憲宗

兵不血刃罪人斯得明宣宗

取威定霸

在此一舉

直抵大梁擒其偽主後唐莊宗

車駕南征盜

賊悉降漢光武

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周世宗

以此橫行

天下可也唐太宗拔西河郡往返凡九日高祖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

朕為

將如此何如太宗拔遼東進攻安市城高麗大潰遁去數百里無人煙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驛

書報太子及高士廉

曰朕為將如此何如

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鄧禹對光

武

強藩悍將皆悔過而效順唐憲宗

經略四方頗知

用兵之效唐太宗自言

大小百戰未嘗不親冒矢石明成祖

藏弓矢於武庫初秦王建天策府其孤矢制信於常後餘大弓一張矢五藏之武庫世寶

之每郊社重禮必陳於

儀物之首以識武功云

立射碑於高阜金太祖甫成童嘗散步門外南望高阜使衆射之不能至太祖一發過之度所至

踰三百二十步宗室謾都訶最善射遠其不及者猶百

步也天德二年

討滅桓元 興復晉室 北擒慕容

立射碑以志焉

超 南梟盧循魏崔浩謂宋高祖

律設張赫然號中興唐憲宗

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

武之聲震攝華夏周世宗

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

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

騾車出蜀 青蓋辭吳宋太宗

帝王部

武功

武功

祖平南唐詔

削平寓縣

載整皇綱

復周漢之舊疆寵

綏羣后

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

宋太祖平蜀詔

爰從江

漢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

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煙

直接於錢塘

犄角之勢已成水陸之師並進

崛強

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

飛走計窮一片之降帆乃出

奉揚寬大撫戢吏民

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

華如故

元伯顏平南宋表

西抵巴蜀

東連滄海

南控閩

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

奄入南方盡為

我有

明太祖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

守文

繼禹之道

孟子

行湯之政

史記

繼文之體

春秋

維清

緝熙文王之典

儀式刑文王之典

詩

嗣守文武丕

訓對揚文武光訓

宣文武業

法文武遠迹

帝王世紀

有聲繼伐

昭哉嗣服

下武繼文

鴻眉奉統

東觀

丕承基緒

右隆世業

漢書

以奉大業

東觀

太平君

子持盈守成

內脩諸已思先王之道

順天尊文

書

繩其祖武

詩

克終允德

書

世德作求

詩

其承

厥志

書

永保宗廟總一海內

漢書

夏啓以先

史記

復

命武王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

難

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

並毛詩

宣二祖之重光

帝王部

崇鑑類編卷五十五

守文

臣

襲四宗之緝熙

班固

世有哲后

仁聖相襲

陳思王

周

云成康漢言文景

詳帝治

守文佳主

晉陽秋

增取或可

以力得而守不可以不慎

唐太宗與侍臣論周秦短

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所以殊蓋創業之不易既

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

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

草昧羣雄競逐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弱

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守文為

難帝曰創業之不易既往矣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

宴見七德舞舞輒俯首不

勸帝偃

且厭兵

革尚文

帝厭武事

且厭兵

勸帝偃

帝厭武事

且厭兵

革尚文

帝厭武事

且厭兵

勸帝偃

帝厭武事

且厭兵

革尚文

帝厭武事

且厭兵

勸帝偃

帝厭武事

且厭兵

革尚文

帝厭武事

且厭兵

勸帝偃

帝厭武事

且厭兵

革尚文

帝厭武事

且厭兵

勸帝偃

帝厭武事

且厭兵

革尚文

帝厭武事

且厭兵

勸帝偃

帝厭武事

且厭兵

革尚文

帝厭武事

且厭兵

勸帝偃

帝厭武事

且厭兵

革尚文

帝厭武事

且厭兵

勸帝偃

帝厭武事

且厭兵

革尚文

帝厭武事

且厭兵

勸帝偃

帝厭武事

且厭兵

革尚文

帝厭武事

且厭兵

勸帝偃

帝厭武事

且厭兵

革尚文

帝厭武事

且厭兵

勸帝偃

帝厭武事

且厭兵

革尚文

帝厭武事

且厭兵

勸帝偃

帝厭武事

且厭兵

革尚文

帝厭武事

且厭兵

帝王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一十五

守文

三

宗兵方罷又恐天子銳於武亦因以諷他日帝見侍御

史唐武曰命名既多何必曰武因改名慶羣臣乃知帝

且厭成憲具在國成憲具在慎守足矣拱已以聽

兵云唐高宗永徽初帝賓禮老力不難而功已成明皇開

唐高宗永徽初帝賓禮老力不難而功已成明皇開

百拱已以聽成憲具在國成憲具在慎守足矣拱已以聽

宋景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明皇開

宋景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明皇開

宋景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明皇開

宋景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明皇開

宋景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明皇開

宋景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明皇開

宋景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明皇開

宋景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明皇開

宋景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明皇開

宋景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明皇開

宋景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明皇開

信賞罰為治

金世宗誠

臨御既久渺然思國家基緒

之重萬世無窮之託

神宗大定二十八年萬春節宴於上驩甚以本國音自度曲蓋言臨御既久渺然思國家

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皇太孫當脩身養德善守持中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

樂之中

明孝宗時丘濬上言

中興一

原續漢書曰昔羿寒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為牧人能脩德復夏厥勲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有鬲内外之助至於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發迹於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膽智之至孰能堪之討

賊平亂克復漢業號稱中興雖初興者無以加矣中國既定柔遠以德愛慎人命下及至賤武功既抗文德聿脩勲績弘矣漢書曰孝昭帝時太山萊蕪山南洶洶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三十八圍入地八尺三石為足立後有白鳥數千集其旁宣帝中興之瑞也又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者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宗祖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荀

帝王部

前監類編卷五十五

中興

悅漢紀曰孝宣任法審刑綜覈名實聽斷精明事業脩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為中宗然不甚用儒術是以德化不能純備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自成哀以下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舊澤猶存而瞻烏之望殆絕世祖以眇眇之肩起白水之濱身屈無妄之力位舉羣賢並列於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南面疾足者為王公茫茫九州瓜分鬱切湣湣蒼生塵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茨棘枯橫網振而逆鱗埽羣材畢湊人鬼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始創業者庸有異乎誠哉馬生之

言固已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殆於周故能享有神器據乎萬乘之上矣 東觀漢記曰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世祖至絳衣大冠乃驚以為非獨伯升如此謹厚者亦為之 帝王世紀曰春秋興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若漢之策命世祖不階成旅之資平暴反正遂建中興夏少康同美矣 **增**通鑑曰太興元年瑯琊王睿即位於江東祖逖言於上曰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晉主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

軍豫州刺史但給千人廩布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 唐書曰明皇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帝許之太子乃還次平涼得牧馬牛羊兵始振朔方留後杜鴻漸等迎太子治兵於朔方至於靈武裴冕等勸即位 又曰廣平郡王俶率京師 又曰順宗既葬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以問蔣乂乂曰中宗即位春秋已壯而母后篡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

正不得爲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爲不遷主 宋史曰靖康中王雲以給事中使金議割三鎮以和雲還固言康王舊與幹離不結歡宜將命帝恐爲所留雲曰和議旣成必無留王之理王遂受命而雲以資政殿大學士爲之副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民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爲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奸賊也共

謀而殺之王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為驗天命云通鑑曰康王初即位議巡幸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南陽光武所興請暫駐蹕議還汴都若乘舟順流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保守一隅不可得也帝乃許幸南陽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遂決幸東南宋史曰高宗廟號洪邁請號世祖尤表率禮官議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恐在天之靈有不安會禮

部太常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為有證詔從之

中興二

原功光宗祖

漢書

弘宣祖業

杜預

紹先之業

書

復先

王之道

復文武之境土

並詩

復禹之跡

世紀

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

左傳

興哀撥亂

詩

復見漢官儀

東觀

增

國家再造

唐肅宗

東京上

還京師

廣平王

俶郭子儀

等再造

中

興文物

肅宗

代論討

興著舊章

天子嘉之

不因人情何

以興復

輔國勸肅宗

將圖恢復必在川陝

宋高宗

時汪若

帝還京疏

海言於

張浚

扶持王室幾致中興

唐鄭畋

勸帝還京疏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中興

王

二十上

宋宗澤

軍威始盛

郭子儀將兵至靈武

銳意興復

宋孝宗

慕道

原宥然喪天下

莊子

輕四海之祿

漢武內傳

志存四海之

外

符子

得道貴而不驕

呂氏春秋

撤鐘懸而閑居

列子

去

妻子

如脫躡

漢武

坐華堂森然如松生於棟面雙

闕

無異崔巍之冠蓬萊

詳帝德

翳然林木便有濠濮間

想

世說

與元通靈

白虎通

坐牀生塵

語林

問長生之術

問至道之精

莊子

請不死之藥

帝王世紀

至襄城之野

往崆峒之山

莊子

到峨嵋見皇人

抱朴子

執元璧見

王母

魏起穆天子傳

見黃蓋童子

見紫府先生

抱朴子

黃

帝候神人

史封禪

孝武好方士

東方朔云

駕雲車

史記

燃

九光燈設蒲萄酒

漢武帝傳

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

露

京衡西賦

通靈接神

抱朴子

會於西山

韓子

宴於閑

館

相如

通天臺招仙人

史記

集靈宮懷仙者

桓譚新論

築

望仙觀

作神明臺

三輔舊事

青鸞集殿

武帝故事

白雲趨

宮

同上

西山為謠

穆天子傳

稷丘迎拜

列仙傳

玉女為王

母所臣

巨靈告求道之法

漢武故事

王母授地圖

周書

王母獻白環

帝王世紀

神女持酒

孫氏篇

王母仙桃

武帝故事

嵩高見王母

嵩山記

甘泉王母降

幽明錄云

受道於元

素

抱朴子

發紫臺之文

漢武內傳

象罔得珠

莊子

怡然自

帝王部

附錄

慕道

得列

役使百靈

抱朴子

能總百神

曹毗贊云

朝使百神

列仙

息駕元圃

符子

褰裳紫宸

黃帝贊

騎龍乃去

史記

升龍高躋

抱朴子

唯劒鳥在

列仙傳

上方鄉神

仙之事

宋徽宗

稍稍復惑

方士

唐穆宗立雖誅柳泌而後稍稍復惑方士

通達儒術

妙悟釋典

元仁宗

明心見性

佛教為深

仁宗言

詳延茂異

物色隱淪

思訪話言

用熙庶績

宋真宗詔召神

放

奉希夷而為教法清淨以治民

訪以無為之理

真宗詔召賀蘭棲真

訪求道教

仙經

徽宗

脩建

洞天福地

徽宗令天下洞天福地皆脩建宮觀

躬受道家之錄

唐武宗去浮屠之錄甚銳而躬受道家之錄服藥以求長年

留意黃白之事

陳搏謂周世宗曰陛下為

念奈何

留意黃白之事

治丹劑求長年

唐憲宗

煩一

州而致長年

柳泌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

亦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

告錫靈符

唐天寶元年有

神降丹鳳門以為

拜迎天書

宋真宗

冊為教主道君

宋徽宗諷道錄院上章

自號大羅天仙

明世宗自號

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

時徽宗

再號太上大羅天

真君

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

時徽宗

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

徧天下

下矣

徧往物色之不能得

明太

弟丘元清請三人張三丰遣其

問以無

可得召丘元清至與語大悅欲官之固辭不

受後永樂中復遣胡濙徧往物色之不能得

帝王部

崇寧貢函卷五十五

慕道

天

為之道

真宗祀汾陰次華州幸雲臺觀召見隱士鄭隱

道

問長生久視之術宋高宗召問蜀人皇甫坦坦以無為之

令放逸

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言事甚衆但外廷無

知者

真宗嘗語侍臣曰名其菴神放為朕言事甚衆

神仙

神仙毋忘朕也機告太祖問長生久視之道於丘處

其言曰

天錫仙翁以寤朕志賜宮名曰長春且道者

遣使勞問

若曰朕常念神仙志賜宮名曰長春且道者

損之又損

以至於無為承禎對唐睿宗何處更求長

生

唐宣宗好神仙迎軒輶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

神慮

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布衣張臯

治世

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虞士王昭素

白日冲天何益於世

勤行脩鍊無出於此

宋太宗太

陳搏屢朝見上益加禮重因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

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博

山野之人於時無用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何

益於世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表真有道仁聖之主

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脩鍊無出於

此琪等上其言帝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令有司

增葺所止雲臺觀上屢與士有道者匿名滅景唐裴

之屬和詩賦數日放還山終帝世無他驗

於憲宗曰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終帝世無他驗

唐敬宗感佛老有言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

西迎之息元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工肖狀為

圖以觀之終堯舜得壽不因大丹煉大丹救中書給

帝世無他驗堯舜得壽不因大丹煉大丹救中書給

知即神仙也以明大丹也帝曰善遂却之曰堯熙皞而不自

帝王部

開監額

慕道

元

心寡欲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即神仙也

梁武帝談苦空梁元

帝講老子皆足為戒

唐太宗語

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

絕方士之說

唐憲宗與宰相言及神仙事李藩對

謬謂長生可得一意

脩元

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興輕舉之方

脩

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

民熙物洽薰

為太和是陛下性中真樂也

道與天通命由我立是

陛下性中真壽也

明海瑞諫世宗

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

漢武帝末年對羣臣歎曰向為方士所欺云云

過求長生遂被奸人誑惑

明世宗遺詔

雄才一

漢書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

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

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民與之立功興太

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祀百

神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

書所稱何以加焉荀悅漢紀曰武皇帝恢萬世業內

脩文學外曜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

所不施先王之風粲然存矣然猶好其文未盡其實發

其始不克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罷

弊當此之時天下騷然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
桓子新論曰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模範前聖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唯漢家最爲盛焉故顯爲世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 魏志曰太祖漢相曹參之後也桓帝時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橋元南陽何顥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吳志曰孫

權屈首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英奇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鼎峙之業 通鑑曰劉先主自詣孫權求督荊州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又曰後魏主問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脩復舊業國人歸之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寸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 又曰魏爾朱兆委高歡統鎮兵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使握大兵譬如借蛟龍以雲雨不可制矣 又曰唐太宗神采英

法錄卷之五十一
毅羣臣進諫者皆失舉措因假之辭色 又曰褚遂良
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盼則四陲讐服威望大矣
又胡致堂論曰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其所長短蓋略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然規模建立
皆在漢高範圍之內耳 唐書憲宗贊曰帝剛明果斷
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
收成功 通鑑曰唐宣宗接對羣臣如賓客每宰相奏
事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自閤閤細事或談宮
中無所不至少許復整容曰卿等自爲之乃起入宮令
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

嘗不汗沾衣也 五代史曰周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
已撓羣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
天下之志 通鑑呂氏中論曰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
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藝祖以杯酒讌笑收
之而有餘 元史曰世祖在潛邸思大有爲於天下
通紀曰韓林兒以太祖爲左副元帥不受曰大丈夫寧
能受制於人耶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初克太平耆儒
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太祖召安語時事安曰方今
四方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
女玉帛非有撥亂安民救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

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又
曰吾取天下於羣雄非取天下於元氏

雄才二

原雄才大略

漢書

雄才遠略

魏志

雄略之主

吳志

一世

之雄

徐爰宋書

天姿傑邁

晉書

意思安閑

魏氏春秋

威鑒

電斷

晉書

論決大事

魏書

沈毅大略

晉書

舉止自

若

續漢書

謀經藝發圖讖

東觀

不震不動不難不疎詩

才直驚人

勇非人敵

見小敵怯見大敵勇壯

士何畏

漢書

按行賊營

東觀

迴山倒海

素松

迴天倒日

機

鞭笞天下

史記

囊括天下

繆襲鼓吹曲

席捲天下包

舉寓內

執朴鞭笞

賈誼

折箠以笞之

東觀

拔萬國之

地

九州之結

子傳

心如饑虎志若秋鷹

虞丘

據河為

塞塹山堙谷

直抵南山以為闕立石東海以為門

記

沈謀英斷

宋太

英暢神武

明宣宗

性英武

唐

皇

人皆服其英武

明世宗

材明勇略

漢光武

憚帝英

睿

宋太祖受禪宰相范質等憚帝英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始廢坐論之禮

威德兼隆英

略間見

遼太

英謀睿略豁達大度

金太

機謀在已

取舍如神

遼太

內脩政治

外拓疆宇

遼聖

闊

達多大節

馬援謂

深沈有大略

元太

恢廓大度同

符高祖

漢光武

智慮絕人酷類先帝

明卓敬

天子明

帝王部

鼎鑑類編卷五十五

雄才

三

見萬里外

光武以聖書諭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帝明見萬里外

徐達謂太祖

漢武雄才大略後世罕及

明太祖詔

一將之智

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唐太宗祭魏太祖

聰明英乂為南渡諸

帝之稱首

宋史孝宗贊

非有雄才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

隆緒

宋史論度宗

藝能

原多才多藝能事鬼神

奇才美藝通微入神

曹植

善史書

東觀

善草書

博物志

善左右射

典論文帝自序曰或言聞君善

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觀大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

射出百步

射

虎於觀

射蛟於江

手射飛鳥

魏志

發彼小貍

詩

少好弓馬

論典

甘蔗為杖

論典

以單攻複

典論曰余少曉

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

曰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

以短乘長

論典

銅丸摘鼓

漢書自御墮

箎

東觀

善鼓琴

漢元帝紀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

極窈

善音樂

博物志桓譚蔡邕

巾角彈棊

博物志曰魏文

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撒棊

喜彈棊

典論曰余少所喜惟彈棊略盡

其巧少

造宮為則

魏書

畫壁為像

徐爰

教射

宗曰引諸儒將卒習射於顯德殿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對奕

宋潘慎修善奕太

基說以獻

學問精博文章華敏

省讀書奏七行俱下

宋主劭

幼喜書翰十歲能詩

精

帝王部

明監類稿卷五十五

藝能

書

射法曉音律好繪畫

並遼聖宗

通話訓工草隸書

唐睿宗

喜學藝善隸書

唐順宗

善騎射通音律曆象之學

唐明皇

善騎射通春秋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事

後唐莊宗自

教法曲

謂明皇自教法曲

自調歌曲

金世宗

習巧之勤

移於治國

南漢主劉鋹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蛟龍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太祖詔示諸官

皆駭伏遂以錢

百五十萬給其直謂左右曰銀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

惟一事不能

元順帝閱徽宗書畫稱善學士嚶嚶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書畫稱善學士嚶嚶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

能為

作無益害有益

明太祖時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

木偶人能按時

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留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若移此心以治

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

歎美一

吳曆曰曹公出濡須權數挑戰乃自乘船從濡口而

入公見舟船器仗徒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

謀劉景升子若狔犬耳 沈約宋書曰帝諱裕字德輿

小字寄奴初為冠軍孫無終司馬桓元篡帝位遷天子

於潯陽桓脩入朝高祖從至京邑元見高祖語司徒王

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凡蓋人傑也

唐書曰高祖

在太原姜暮識之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亡必有聖人受

之唐公員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 又曰太宗方

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

帝王部

謝靈運集卷五十五

歎美

七

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高祖採其語名之曰世民 又
曰劉文靜曰豁達類高祖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
也 宋史曰太祖嘗曰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
天子 又曰真宗立為皇太子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
喜躍曰少年天子也 明紀事本末曰陶安見太祖謂
李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吾輩今有主矣

歎美二

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 萬
世永賴時乃功 成允成功惟汝賢 汝惟弗矜天下
莫與汝爭能汝惟弗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其爾之休

有辭永世

世世享德萬邦作式

並尚書

潁川蒙太守

威力

指曰此太僕室也

差強人意

若敵國

並東觀

將軍被創深重猛氣益奮

魏志

必不空有名

蜀志李

每見王文章愛玩無已

魏文

寫王茲頌置諸左右

魏文

後出益奇

斯異美矣

魏文

蕭郎出三十

貴不可言

宋王儉

此兒瞻視非常

高歡謂

殿下異

日太平天子也

明袁珙

意氣雄豪瞻視不常

遼天祚

祖

兒有奇表後當富貴

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

異其狀貌賜以鸛鵲危翡翠盤而撫其

生子當如李

亞子

梁主謂

唐莊宗

謂蕭郎出三十

歎美

三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淵鑑類函卷五十六

帝王部十七

追舊

哀恤

教誠

撫勞

責讓

登遐

失政

禪位

追舊一

原

尚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維新

毛詩曰友賢不

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漢書曰高祖過沛置酒沛

宮悉召故人父老酒酣自擊筑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

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我

魂魄猶思樂沛與父老諸母故鄉人樂飲極歡道舊故

為笑樂

增

通鑑曰光武幸南陽進南頓縣舍置酒會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六

追舊

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兄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復增一歲

原東觀漢記曰章帝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思其人到其鄉其度在其人亡

增唐太宗嘗謂魏王

泰曰虞世南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復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旣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即其靈座焚之 宋史曰畢士安歿後眞宗謂寇準等曰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他日王旦奏曰陛下前稱

畢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歎仕至輔相而無田園居第歿未終喪家用已屈眞不負陛下所知眞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 金史曰世宗巡幸上京居於光興宮宴於皇武殿上謂宗戚曰朕思故鄉積有日矣今旣至此可極歡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戚皆霑醉起舞竟日乃罷 又曰曲赦會寧府仍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上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捨去萬歲之後當置朕於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 又曰世宗還次遼水召見百二十歲女直老

人能道太祖開創事上嘉歎賜食併帛 通紀曰明太祖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追舊二

原慎終追舊篤信好友潘岳西征 王思舊勳春秋 帝思舊

恩同席書封陽都侯魯國先賢傳 鮑一筭餌拜河東都尉

觀東 有龍潛之舊魯國先賢傳 有撫塵之好應璩 利祿先

死後生禮記 封黃帝之後於薊 封夏后氏之後於杞

封殷之後於宋並禮記 求樂毅後漢書 賜王髦孫文士

傳 詔求徵卿漢書 羗嘗有警思將帥之臣 單于入

朝思股肱之美雄揚 廼畫霍光麒麟閣漢書 刻作鮑信

祭為哭之魏志 圖黃瓊於省內漢書 今經北館無復子

侯 封張賀家漢書 瞻望墳壟魏武 收械墳墓魏志 想

其餘風後漢書 感其知己魏略 臨祀袁紹魏志 追思楊

修文士 安得征虜後漢書 祭遵為征虜將軍卒世祖每

果失名將又賈復力戰傷創甚世祖聞之曰吾所以

將聞其婦孕曰生女耶我子娶之生 聞鼓思臣禮記

男耶吾女妻之不令其憂妻子也 賜金奉祀漢宣帝 尹翁歸子黃金

然 將帥之臣 賜金奉祀漢宣帝 尹翁歸子黃金

釋手勅摹 留遺物禁中漢書 芳又上靖所賜千闥玉帶

本賜參芳 留遺物禁中漢書 芳又上靖所賜千闥玉帶

子悉留 求魏徵笏文宗問魏徵卿家書詔願有存者

禁中 求魏徵笏文宗問魏徵卿家書詔願有存者

帝王部 求魏徵笏文宗問魏徵卿家書詔願有存者

求魏徵笏文宗問魏徵卿家書詔願有存者

求魏徵笏文宗問魏徵卿家書詔願有存者

求魏徵笏文宗問魏徵卿家書詔願有存者

求魏徵笏文宗問魏徵卿家書詔願有存者

三

居第真宗出內府錢五百萬貫
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逋

夢若平生

太宗忽夢
杜如晦若

求見儀形馬周之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詔訪

其後賢訪其後以暮爲左拾遺因訪其後觀王禹

以嘉言聞即名對擢大理評事有力熏力有司曰尚父子儀有大勲力保又王家嘗哲山河琢金石許宥

十世前日其家市田宅奴婢而無賴者妄論奪之自今
有司毋錄其舊勳宋太宗於大
追論定策徽宗追

定策勲贈
魏郡王

功臣奉祀
孝宗詔以太祖功臣俱係輔佐
平定天下大有勲勞之人今子

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無異其量加恩典俾奉其祀

建三統

漢梅福請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

備三恪明皇以魏周隋爲三恪加比干謚唐太宗謚比干爲忠烈封其墓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creases and discoloration, particularly along the right edge where it meets the binding. The right edge is dark, suggesting the gutter or binding of the book.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a small tear near the top center. A dark vertical crease runs down the middle of the page, suggesting it was once folded. The overall tone is warm and vintage.

1

幸列子祠真宗祀汾陰還幸列子祠

序梁元帝懷舊志序曰吾自北狩琅臺東採禹穴觀

登山命壽肅呂中孚承乏攝友申州咸里英賢尚冠髦

登山台側
吟作口空
元王打牛
衣少月旦
立野前芳
壯髮
套真長之
弱柳觀茂
弘之舞鶴
清酒繼進
甘果徐行

長安郡公爲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於是駐伏熊

迴上馬命鄒湛召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

矣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

懷哉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焉

增詔唐德宗詔圖中宗以來功臣於凌煙閣詔曰我行

追舊

四

西宮瞻望崇構見老臣遺像顯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
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
時有如桓彥範等著輔戴之績在元宗時有如劉幽求
等申弼翼之勲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等掃除氛祲今
顧晟等宣力肆勤光復宗祏訂之前烈夫豈多讓闕而
未錄孰旌厥賢有司宜敘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
宋真宗追封趙普爲韓王配饗太祖廟廷詔曰識冠
人彛才高王佐翼戴興運光啓鴻圖雖呂望肆伐之勲
蕭何指縱之効殆無以過也自輔弼兩朝周旋三紀茂
巖廊之碩望分屏翰之劇權正直不回始終無玷謀猷

可復風烈如生宜預享於大烝永同休於宗祏

哀恤

原上恤孤而民不倍禮記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詩諸

侯薨去樂禮周既死不稱名左傳感念沾襟東觀嘉幽

蘭兮延秀當中夏兮下霜漢書親故離災士人彫落

魏文思念不已魏文追德賦漢書**權**賜粟帛恤其家

唐太宗於召其妻子至行在厚卹之魏徵太宗於殯殮

所資特宜優卹宋太祖詔詔厚卹其家哲宗於恤

孝弟力田宋真宗詔撫恤水災宋天禧三年遣使撫寬

恤流民宋寧宗詔有司寬恤兩遣謁者就第宣慰唐

帝王部

綱鑑類要卷五十六

哀恤

五

宗時于休烈父子著儒行特贈尚書左僕射妻韋國夫人諡曰元遺謁者就第宣慰收存恤亡
此其時也元劉亨安告木華黎情感於中安有所避唐太宗於張公瑾

敕誠

原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誓左傳用之於會
同用之於軍旅禮周申命行事易告爾朕志明聽
予告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樹德務本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若網在綱有條弗紊若農力穡乃亦有秋僕臣正厥
后克正懋乃后德匡其不及罔不同心乃心
王室沃朕心訓朕志爾有嘉謀入告爾后永

綏厥位毗予一人以佑乃辟永康兆民惟公懋德

惟時懋哉並書覽照前世紀為鏡戒東觀各守爾典

時亮天功顧乃德高乃聽正色率下泄事

惟能欽乃攸司慎乃出令省乃成慎乃憲

敬明乃罰敬明乃訓敬爾繇獄敬爾有官舉

能其官惟爾之能率不良保赤子惟民康乂

一乃心力其克有勲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恭儉

惟德往盡乃心爾有善朕弗敢蔽予弗掩爾善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罔

以辨言亂舊政無以利口亂厥官無倚勢作威

無倚法以削 罔違道 無忿疾 無傲從康 汝無

起穢 無載爾偽 勿用非謀 罔湏于酒 弗腆于

酒 無彛酒 矧敢崇飲 德將無醉書並 節酒慎言

魏文 帝 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爾惟自鞠

汝自求毒 罰及爾身弗可悔 無替朕命 無棄朕

命 陳師鞠旅 聚衆而誓 巡師誓衆 嗟我友邦

冢君越御事庶士格爾衆庶悉聽朕誓以爾衆士奉辭

伐罪爾其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爾尚弼予一人永清

四海 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 致天之罰 肅將天

威 底天之罰假手于我有命 予弗替上帝有夏多

罪天命殛之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 予畏上帝弗敢

弗正 予弗順天厥罪惟均 勗哉夫子尚桓桓 尚

迪果毅以登乃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罔或無畏

寧執非敵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殲厥

渠魁脅從罔治書並 旣敬旣戒惠此南國 詩 稱爾戈

鋌乃戈矛 杜乃獲斂乃弮 峙乃芻蕘無敢弗多

峙乃糗糧無敢弗逮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功多有

厚賞不廋有顯戮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其

或弗恭邦有常刑 爾無弗信朕弗食言書並 曾救以

政治根本 唐文宗時李石請臨遣十道黜陟使救以

帝王

治本

救誠

七

戒飭諸郡守臣

宋孝宗

飭吏治

漢章帝

詔曰夫俗吏矯

厭之安靜之吏

以輕幅無華日計

不足月計有餘夫

以苛甚

為察以刻為明

以輕為德以重為

威四者或與則下

有

怨心其勉思舊

詔舉劾

昏宋仁宗

詔曰守令或貪恣

令稱朕意焉

賦斂為勞以出入

刑罰為能而部使

者莫以苛為察以

舉勅自今其思率

職毋撓權倖毋縱

有罪

聖書勉

勵漢宣帝時二千

石有治

戒勗外任

宋真宗時宮府

每授任於外必

親戒武威太守

延漢光武以睢陽

令任

戒之曰善事上

面諭江浙平章

元文宗以張驥為

江

官母失名譽

汝先朝舊臣故命

汝往民為邦本無

民

何以為國汝其上

體朕心下愛斯民

吏肆誅求詔

疑

令戒飭

宋理宗詔曰比聞

官吏乃肆誅求殊

失培

其誅求下詔戒飭

江宋仁宗時許元

欲與施昌言分行

浙

江調軍食帝疑其

誅求貧民乃下詔

疑

疑

戒

手詔戒諭大臣

宋孝宗時十一月

太過則失大臣

之體

宋太宗戒賈黃中

曰小臣翼異君

以八事訓飭

在廷

宋理宗以八事訓

吏道淑士氣定軍

紀綱用人排

親書九事戒之

宋孝宗以虞允文

知樞密院

恐以此

敗

唐太宗戒劉洎曰

君不密則失臣臣

是必為累

宗時宰相竇參任

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

宗時宰相竇參任

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

宗時宰相竇參任

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

宗時宰相竇參任

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

宗時宰相竇參任

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

宗時宰相竇參任

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

宗時宰相竇參任

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

宗時宰相竇參任

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

宗時宰相竇參任

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

宗時宰相竇參任

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

宗時宰相竇參任

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

宗時宰相竇參任

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

宗時宰相竇參任

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

宗時宰相竇參任

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

宗時宰相竇參任

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

宗時宰相竇參任

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

宗時宰相竇參任

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

宗時宰相竇參任

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

宗時宰相竇參任

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

宗時宰相竇參任

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

宗時宰相竇參任

可不慎

唐太宗手札成論上官正曰言者君子之樞機

悔不

申儆百工務敦行實

宋仁宗詔諭臺諫為耳目

飛語中傷善良非忠孝之行也中書門下

洗心飭行

其申儆百工務敦行實循而弗改者罪之

毋縱貨賄

欲面舉

貨賄其或不悛舉行淳熙成法

公等過失以相戒

草書戒酒二章以賜

孫無忌等

易簡嗜酒太宗戒約深切且草書

丁寧告誡幾三百

言

寧告誡幾三百言

序祖訓

明太祖

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

序祖訓

明太祖

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以亂我七

序祖訓

明太祖

敬戒之哉

序祖訓

明太祖

大誥

明太祖以天下臣民舊染汙俗往往不安職業觸

化為親

訓諭江南臣民

親訓諭之詩諄數千

以璽書諭河西

無分民自適

數以書誡之

撫勞

原悅

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四牡勞使臣也采薇遣戍役

也出車勞還帥也

杜勞還役也

事就緒

鞫哉庶正疚哉冢宰

元中關東淮南浙西大水權德輿言天下大計仰於東

南今霪雨二時農田不開逋亡日衆宜擇羣臣明識通

帝王部

訓諭

方者持節勞徠問人疾苦蠲其租
入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
饑民凡活五
撫循將士
遣使褒勞
富弼在

報撫慰歸戶
遼聖宗時
撫循將士
常壽皇在位
不得效死以

優厚
明仁宗為太子
監國永樂十五年
召赴京師
賜勞

厚
親勞之
宋太祖時
劉昌言為陳洪進
太祖親勞之

皆慰勞之
自明太祖入見上
皆慰勞之

責讓
原晉侯築宮而美康王使讓之
紀年
晉帥陰戎伐顧

景王使辭於晉
春秋
弗知稼穡之艱難
惟湛樂之從

厥父菑厥子弗肯播厥父作室厥子弗肯堂
並尚書

職事並廢盜賊縱橫民多冤結州郡不理
非有斬將

奪旗之實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
未聞成言嘉謀

欲以身試法耶
將軍秉傳行塞因用歸家
並漢書
詔

書千條萬端何意臨敵敦亂
後漢書
欲加譙黜
唐太宗

者不
一旦誚讓
太宗征遼東召程名振問方略不合

解謂左右曰
房元齡常在我前見朕噴餘人色不能

主名振生
宋李昉罷相
詔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為右僕

且加切責
射宋加切責黃中曰
自工部尚書遷僕射非

黜責也
若曰文昌務簡以均
必形誚讓
奏事太宗或

勞逸為辭
斯為得體然之
必形誚讓
奏事太宗或

未深悉
必形誚讓
奏事太宗或

容俟意
稍解復進
宋琪與柴禹錫朋比
太宗惡之
宋琪以

從
下詔切責
詠諧罷相不欲顯言之也
乃下詔切責

帝王部
帝監貢
卷五十一

錫禹 詔書切責宋太宗時樊知古 將面詰之附蔡嶽陰

事覺徽宗 督責大臣漢武帝太初間朝 名諸大臣

切責唐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大臣多 以吏事責三

公漢光武臣以吏事責三 手詔責宰相金章宗時賜宰

不淳官吏以事詰責丞相明太祖以事詰 數以職

事見責漢哀帝時鄭崇 彼將以不職辭明孝宗時清

兵部撥軍工萬人劉大夏上言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

訴於上令內閣擬旨切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

旨下彼將以不職辭上欣然納之命工如大夏所減 責

姑為容忍不欲深責宋太宗讓張 還日別當詰責

宋郭載知天雄軍誣奏 切責實憲漢章帝召實憲切

市糴糴惡太宗知之切責實憲 責曰深思前過國

家棄憲如孤 詰責諸常侍漢靈帝詰責諸常侍曰汝

離腐鼠耳 詰責諸常侍曹常言黨人欲為不執今

與角通皆叩頭求退 讓李宗閔唐文宗讓李宗閔

妖氣今自 遙見免冠觸地明孝宗時李夢陽疏一

為妖耶 初下夢陽獄既而釋之他日上遊南宮二張夜

入侍酒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

免冠觸地蓋因夢陽 責以負約唐太宗與高士廉等

之言而罪壽寧也 讓其負約郭子儀執藥葛羅手讓之曰

利隔水而語 亦不薄奈何負 約深入吾地

猜忌

原非少主臣也 若芒刺在背漢書 寧我負人無人負

我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備賓主禮聞

其食器聲以為圖已遂殺之既而懷愴曰寧我負人

帝王部 猜忌

無人負我 有勝已者以法誅之曹瞞傳 眠不可妄近近輒

斫人 人欲危已已輒心動世說 啖野葛飲鳩酒博物志曰

太祖習啖野葛至一性猜忌不悅學 隋文帝性猜

尺亦得少多飲鳩酒以文法自矜明察 猜忌刻薄強明自任唐德宗 為人

標急多猜忌金海陵為人標急 性本猜忌金宣宗 五

代之君多猜忌宋太祖時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

保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尤忌

知名士帝隋煬帝素疏忌之 唐高祖於使我毛髮灑

浙唐宣宗即位李德裕為宰相奉冊既罷上謂左右

縱酒納賂以自晦煬帝多猜忌殺戮大臣常以事召

宮帝問之王氏對以疾帝曰可得死否恥見屈於正

高祖問之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疑蕭復之輕已謂姜公輔之賣

論而忘受欺於姦諛宰相不敢私第見客 朝士相過從者金吾皆伺

直 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察以聞 並唐德宗

微行

原微服遊於康衢子列 微行期諸殿門 夜漏乃出

夜出夕還 出從期門下 富平侯同輿並漢書 廟服

旗帽風俗 白衣袒幘漢書 降尊就卑懷璽藏蔽 便

旋閭閻周觀交隧張衡西京賦 亭長不內宿於逆旅 北

至湯池西至黃山 出入市里並漢書 微服看世紀 數

帝王部

微行

微行

微行

微行

微行

微行

微行

微行

微行

微行

微行

幸鄧通家

風俗通

醉飽吏民家

漢書

召逆旅夫妻賜金

千金

漢武故事

厭紫極之弘敞甘微行以遊盤

潘賦

若神

龍之變化彰后皇之為貴

西京賦

白龍魚服是困豫且

賦

棄萬乘樂賤事

執干戈守空宮

並漢書

蘭池

見

史記

客星逼坐

志怪記

帝立風雪中

宋太祖數微行過功

臣

家趙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上

帝曰已遣約晉王已而太宗至設重榻坐堂中熾上

炭

燒肉普宴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計下太原

入門立庭中

奇家比出迎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悚懼

微行察風俗

俯伏

地下言陛下思見卿一言故來耳

微行察風俗

唐高祖

武德二年

微行至朝天宮

明太祖嘗微行至朝天宮前一婦人

庚戌

微行察風俗

衣衰麻而大笑上問之曰爾被服如是而大笑何也曰

吾夫為國而死為忠臣吾子為父而死為孝子然則天

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吾者矣此吾所以喜而笑

也上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口去此四十

步是吾夫埋玉之所也言訖忽不見上因識其處明日

遣中使往視之掘地數尺有誌石焉晉下壺墓也命掩

之為立廟命有市中過酒家遼穆宗正月微行市

司春秋祀焉市市中過酒家遼穆宗正月微行市

偕衛士沽酒趨拜曰皇儲衛士九人入肆沽酒相者袁珙

微服觀使邸遠興宗時宋遣賀正旦及行幸局宗微

政和後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導遊敗德明九

置行幸局中黃花鎮等處近侍錢寧張宣府營第武

年帝始微行導上遊戲近郊因數言宣府樂遂出居庸關

銳張雄等日導上遊戲近郊因數言宣府樂遂出居庸關

至宣府彬等上營鎮國公府第於宣府樂遂出居庸關

御其中帝樂之輕車小輦七賜臨幸間猶未知及蔡

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車駕幸臨不謝明宣宗遣中使

恩幸

原非有材能婉媚貴幸前漢倭倭幸傳曰漢興倭倭幸寵臣

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籍孺孝惠有閑孺

貴震朝廷與上卧起當與晝寢使乘副車

出則參乘冠駿驕傳脂粉珍寶上第盡在董氏

前漢倭倭幸傳曰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

增出入卧内陪燕私

坐與妃嬪連榻唐明皇侍禁中連榻而坐明皇於

得預宮中祕戲妻出入禁掖宋徽宗於觴詠唱

酬字而不名宋著作郎劉鳳言孝出入宮掖侮弄縉

紳後唐莊宗同卧起明武宗御豹房與莫得帝所

在武宗悅錢寧賜姓朱內侍帝百官間擊毬鬪雞呼

之不名姜皎帝暫不見惘惘若有失王毛此曹奴隸

耳劉琨言進見無時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

紅王黼遊戲近郊並騎鎧冑與上莫辨江彬錢

奢侈

原觴酌有采樽俎有飾食器雕瑤茵飾雕文韓宮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六

恩倖奢侈

五

室崇峻輿馬奢侈帝紀披珍玉之衣子傳作麗華之

室帝紀宮人不移樂不徙懸三輔故事庖厨不徙後宮

不移上林賦糟丘酒池賈氏新書肉園酒池淮南子

酒池肉林三輔故事車行酒騎行炙帝紀有九市車行酒馬

炙行桀為玉牀淮南子紂為象箸紀世甲乙之帳漢書

珠璣為簾三秦記收美女以充明光宮武漢女樂三萬

人管子美女二千人漢書峻宇雕牆書窮妙極麗

羽飾之漢書臨雲雨新序蔽天光劉協皇德賦飾以美玉紀世翠

相屬史記大宮千里紀世鹿臺大三里新序阿房坐萬

人史記瑤臺玉鋪管子瑤臺瓊室賈氏新書辟臺穆天子

玉堂漢書璇室象廊淮南子千門萬戶以銅為瓦漢書

銅金為柱淮南子石脂為泥武漢黃金塗階漢書投

珍物為沙丘苑紀世前廷植玉樹漢書崇尚浮屠窮

奢極欲晉簡文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隋

帝頃既奢靡思用人力功用奢廣唐敬宗入則

畋獵功喜無籍玩物之言惡致治經邦之論入則

務飾姬姜出則廣增僕馬服玩瑰麗近古未有陳後

視官爵財物如糞土宋徽宗時承平既久帑庾充溢

爵財物如糞土蔡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

朝所儲掃地矣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宗嘗

帝王部崇盛貴山卷五十六

奢侈

五

五

怪舜造漆器禹離其組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耶

褚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

漸也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

府藏宋主邵奢欲無度侍中袁觀因感稱高祖以麝

塗壁齊東飾以金玉珠翠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

以珠玕瑁飾宮殿居宮殿以珠玕瑁飾之鑿金為蓮

花貼地齊東昏令潘妃行其上金屑飛空如落雪海

陵宮殿之飾偏傳黃金而後離宮四十餘所自長安

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

至江都離宮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鑿大伾三山

創天成聖功二橋蔡京再相每為帝言今泉幣所積贏

是大興工役兩河良嶽花石之擾上寵媚召童貫輩

之民愁困不聊生

王人風以禁中偏側之狀貫俱聽命各視力所致爭以

侈麗高廣相夸浸淫及於良嶽矣以朱勳領應奉局

花石網於蘇州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勳密取浙中珍異

以進後歲益加增舳舻相銜於淮汴勳於是搜巖剔數

用黃帕覆封指為御前物及發行必撤屋挾牆以出其家

苑囿山林之制蔡攸言於帝令苑囿中聚珍禽異獸

獸之聲四徹宛若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牽一車

之力至五百人金海陵營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

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

羅八珍於前所食不

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張蘊古珍玩技

巧乃喪國之斧斤

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鳩毒唐徐惠

廢立

帝王部

附錄頤和卷五十六

廢立

六

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春秋選賢為正

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漢書年鈞

以德德鈞以年魏志年鈞擇賢義鈞則卜春秋太尉上

璽符魏志太后投璽綬魏志就宗正府漢書辟止西廟

令聞日新四海注意晉書伊尹放太甲以寧殷

臣寧負王不負社稷魏志司馬孚悲不自勝魏略曰

帝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景王廢

嫡庶修僭相傾唐房元齡嫡庶不明紛紛至今唐太

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

憐之褚遂良曰陛下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

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

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有廢必有興武

如使人謂張九齡曰有廢必有興晉王奈何廢子

援宰相可常處九齡曰以其語白上事遂白奈何廢子

而立姪長孝友溫仁必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廢子而

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切言以廢立事

白后宋史彌遠忌太子竑欲立貴誠寧宗前彌遠遣皇

后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宮中遣快行宣貴誠令之曰

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恭皇子及入后拊

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建議復儲明景泰廢上皇太

遂立之竑出居湖州建議復儲子見深而立子見

濟為皇太子未幾見濟卒御史鍾同疏請復儲禮部郎

中章綸亦上疏請復皇儲於東宮以立天下之大本詔

與廖莊俱下獄同死杖下莊謫定羗驛丞綸仍詔太

獄至天順復辟出之上嘉歎良久擢禮部侍郎時平則先嫡長

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唐太時平則先嫡長

帝王廢立時平則先嫡長

帝王廢立時平則先嫡長

帝王廢立時平則先嫡長

世亂則先有功

唐寧王憲言

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

於嫡長

明成祖論

昏德一

原尚書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閑居深聽樂聲思其故也是時伊尹化桀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覺兮謂先知者較兮謂直道者也格至也吾語桀也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 桓子新論曰武帝多過差既欲斥境廣土又乃

貪利爭物之無益者聞四夷大宛國有名馬即大發軍兵攻取歷年士衆多死但得數十匹耳又歌兒衛子夫因幸愛重乃陰求陳皇后過惡而廢退之即立子夫更其男爲太子後聽邪臣之譖衛后以憂死太子出走滅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多徵會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內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此可謂通而蔽者也 吳志曰孫皓性嫌忌果於殺戮既於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亂嗣廢斃豈所以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晉通鑑**曰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謀大舉伐

晉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越曰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殆未可伐也陽平公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晉未可滅昭然甚明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嘗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大舉入寇戰於淝水諸軍皆潰又曰慕容垂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略過人譬如養鷹饑則附人每聞風颺之起嘗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

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不可食言又曰初隋文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獨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侯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元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力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又曰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德宗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稍稍罷之以宦官竇文場監神策軍宦官典禁旅始於此又曰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月進云稅外羨餘其實皆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尅吏祿以爲

獻者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官爲宮市使復置白望數百人於要鬧坊市間抑買人物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賣漿鬻餅之家皆撤業閉門又曰上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

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

昏德二

原有夏昏德 穢德彰聞書 顛覆厥德 斂怨以爲

德詩 以逸豫滅厥德 黎民咸貳書 爾德不明詩

不明于德 太康尸位逸豫太甲既立弗明書並 興

居無節詩 起居無常詩含神霧 狎侮五常怠棄三正

屏棄典刑 不用古法威儀不類 謂敬不足行謂祭

無益 弗戚于民書並 無志乎民春秋 不臧覆用詩

無功者賞六韜 元首叢脞哉萬事隋哉 弗惠阿衡

放黜師保 播棄黎老昵比罪人並書 召彼故老訊之

占夢詩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書 君子為下小人為

上六韜 親小人遠賢士諸葛亮 不知用賢子尸 賢人放

逐詩 左彊在側淮南子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詩 諫

者為謗史記 信者為誣六韜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念

子慘慘視我邁邁 出話不然 善人載尸 君子信

讒如或酬之並詩 聞言不信聰不明也易 不諂已者

大而枯之賈誼新書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

執其咎詩 縱惡自棄書 悖傲滋甚魏志 逋逃是崇

書 為長信宮博物志 起河間第續漢書 內作色荒書

世子為政六韜 婦人與政世紀 婦言是用書 惑後

妻言世紀 斷茗華竹書紀年云桀命扁伐山民山民女

子焉斷其名於茗華之玉茗是琬華是琰 踞姐已 置妹喜膝上 上與

褒姒同乘並列女傳 發烽乃大笑世紀 作奇技淫巧以悅

婦人書 豔妻煽方處詩 宮內九市六韜 為肆販賣

身為商賈與從官飲並漢書 東園輸禮錢西園駕白

騶 冠狗弄蟲並漢書 外作禽荒 般遊無度 十旬

不返並書 朝冒霜露 晝被塵埃 口倦叱咤手苦蠻

箠漢書 甘酒嗜音書 好酒忘身尸子 糟為丘六韜 懸

肉為林輔三 酒池運舟帝正世紀 酒池牛飲六韜 威儀幡

幡舍其坐遷屢舞僂僂 威儀忸忸 載號載呶 亂

我邊豆屢舞僂僂 側弁之俄屢舞僂僂 如蜩如蟬

如沸如羹 俾晝作夜詩並 長夜之飲紀世 三旬不出

聽政博物志 七日不知曆數 靡靡之樂紀世 矯誣上

天 弗敬上天 自絕于天書並 虧三光之明傷億兆

之望漢書 逆天道絕天德紀世 洩天氣發地藏公太 舉

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淮南子 戮天 射天並史記

性昏懦南漢書 為政昏暴同上 放蕩之德晉惠帝論 和

事天子唐中宗 主昏於上唐張公謹言 昏童失德唐穆

敬皆昏童失德以其在位 出帝昏亂晉出帝 昏庸相

下久故天下未至於敗亂

繼繼唐書 當唐政之始 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致宋太宗

劉繼 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唐懿宗 是以古昏主方

我唐次 積十年不遷章阜鎮蜀表為副使德宗諭臯罷

篇上之德宗益怒曰 所謂下愚不移唐書贊曰中宗

是以身自蹈之所謂 自傳粉墨後唐莊宗 裸逐為戲金陵

下愚不移者與 鋸灼去皮截手足海陵盜賊皆誅死 毀民居以為材

煎死人膏以為油海陵盜賊皆誅死 狗馬鷹兔舞唱角觝武明

宗即位劉瑾等八人導上 天下章奏付瑾剖斷 自

狗馬鷹兔舞唱角觝武明 稱大將軍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巡邊召梁儲面

此劍儲免冠解衣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

草救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上乃擲劍而起

用大將軍鈞帖武宗至南京用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書溺其所甚

愛忘其所可戒唐明皇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

陵金海

失政

原天厭周德左傳周室道衰詩天罔不矜曹植構怨

連禍詩周室微弱政由方伯史記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論周鄭交質王祭不供四郊多壘並左傳盟於

太室竹書紀年曰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於太室狩於河陽春秋姬厲失

權書周舍逃責前漢諸侯王年表曰幽平之後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鉄之嫌服虔

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折其玉斗失其金

椎孝經援神契曰后偷任威折其玉斗失其金權注后桀也偷苟且自奉也玉斗者渾儀金權言國之寶

失其玉鏡尚書帝命驗云桀失玉鏡用其噬虎秦

失金鏡書九鼎入秦史記步至河上廬次曹陽帝獻

崎嶇危亂之間飄薄萬里之衢袁山松後漢書質唱乘輿

載帝幸營珠寶車馬乘輿器物盡入其邸星流

矢激螢火照道並獻帝春秋麴屑為粥漢晉陽秋燔茶煮飲

遺事御前作糜漢傳客舍作食四王遺事曰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

聚斂不知增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之崩弛察庾

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

帥之不讓覽傳元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魯

帝王部
失政
三

褒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彰晉寶論隋政不綱天下

搖亂隋詩世緒今之刑賞或由喜怒好則鑽毛出

羽惡則洗垢索瘢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

消道德之旨未弘而鏤薄之風先搖魏徵上內寵

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若

奸冒進唐柳澤言墨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

優武尅不剛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韓愈用姚崇

宋璟盧懷慎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

則亂憲宗問宰相明皇之政何深自懲艾遂行姑息

德宗用盧杞趙贊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
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彊

及其晚節信用非人唐書憲宗贊曰及其晚節信用

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有再失河朔穆宗初即位兩

惑焉未有不為患者也再失河朔河略定蕭俛段

文昌謂天下已太平請漸消諸道兵及朱克融王庭湊

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兵既少臨時

召募皆烏合之眾又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方略故

雖以裴度元臣烏重胤名將討之踰年竟無成功由是

再失河朔詔於仁而少斷禍及忠良文宗仁而少斷

唐亡不能復取之變禍及忠良不南牙北司互相矛盾唐僖疎斥

正士狎近姦諛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

為誕謾宋徽指正人為邪正學為偽宋寧無大失

德而拱手權奸衰敝寢甚宋度崇信誓御獎用吏胥

苛刻成風舉措失當金宣宗

內則決於宮壺 外則委

於宰臣

元成宗

禪位一

原帝王世紀曰堯取富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及堯三年喪畢舜踐天子位 又曰堯納舜於大麓後年二月又率羣臣刻鬴為書東沈洛水言天命當傳舜之意今中候運衡之篇是也 呂氏春秋曰舜有九子不予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魏志曰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為

五官中郎將嗣丞相為魏太子太祖崩繼位為丞相魏王延康元年受禪於漢為帝 王隱晉書曰世祖武皇帝文帝太子也文帝初開晉國立為世子拜撫軍大將軍嗣相國文帝崩魏帝命上為相國晉王十一月受禪於魏 齊書曰高帝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受禪於宋在位四年 梁書曰武帝諱衍字叔達蘭陵人受禪於齊在位四十九年 北齊書曰文宣帝諱洋字子進受禪於後魏在位五年 陳書曰武帝諱霸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人受禪於梁在位三年 **增**隋書曰文帝諱堅受禪於周在位二十三年 唐書曰高祖諱淵字叔德

隴西成紀人受禪於隋在位九年 高祖禪位太宗
 睿宗禪位明皇 明皇禪位肅宗 順宗禪位憲宗
 宋史曰太祖涿郡人受禪於周在位十七年 徽宗禪
 位欽宗 高宗禪位孝宗 孝宗禪位光宗 光宗禪
 位寧宗

禪位二

原貴而無位 亢龍有悔並易 選賢與能 格文祖並書
 堯薦舜於天舜薦禹於天 命禹而推受 堯待舜
 若棄敝屣 館於貳室並孟 贈昭華玉帝王世紀 授
 益地圖 輯五瑞 總朕師並書 **增**三讓乃受唐書曰

於位以刑書蕭造司農少卿裴之隱奉 急於禪
 皇帝璽紱於唐王三讓乃受隋帝代王也

代梁太初急於禪 曆數有歸實惟天命 興亡之效

豈伊人力 唐受 上答天戒唐睿宗傳位太子詳誠懼 付託得人

宋高宗久有禪位之意及歸自金陵陳康伯求去高宗
 以倦勤諭之乃先下建儲之詔隨內降御札勉諭再三
 於是出御紫宸殿輔臣奏事畢高宗還宮百官移班殿
 門外拜詔畢復入班殿庭內侍掖帝至御榻前乃略就
 坐班畢太上皇即駕至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殿
 冒雨掖輦以行太上皇顧曰吾付託得人可以無憾矣

討論典禮 孝宗欲傳位太子以紹興傳位御筭 盛

典再見 孝宗傳位日上御紫宸殿周必大言陛下與位
 願因啜咽不能語上亦泣 禪位制書出於袖中宋太

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 內禪制冊人服其雅 孝宗內禪
 帝禪位制書於袖中 帝曰部 附錄卷五十六 禪位

制一時制冊 獨當事勢之難宋史寧宗贊曰寧宗受
人服其雅 不得已而為之元仁宗嘗問近臣前代太
謂善處矣 得已而為之者也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善其對
昔之所謂太皇太后也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善其對
得已而為之者也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善其對
登遐 山陵國忌日附

原天王登遐告喪曰天王登 宮車晏駕 八音遏密

三載四海過密八音遏密三年 萬國縞素 殂落舜典二

也密靜也四夷絕樂三年 諒陰 萬宗諒陰三年不言君薨 違

姓如喪考妣百 諒陰 萬宗諒陰三年不言君薨 違

世貽法 猶先王之法違世 即命遺後 又云古之王者知命

而後之話言告之訓典 顧命 臨終之令曰顧命 遺

詔 漢文臨崩作遺詔命令 叩心 也 稽顙 檀弓云觸

行號 巷歌 並劉 晏車 初崩 鼎駕 三后在

兆人孺慕 七日而殯 七月而葬子天

天奪九齡 王 天祿永終 三載寢於

諒闇 八音遏於四海西征 增 易月之後猶執通喪

休養畢三年喪 就孝宗論以畢高宗三年之喪 退就

冠皆用大布 素冠麻衣麻經 明仁宗即位時上喪

部尚書呂震請如太祖制漢制易古服上未答震退

語 羣臣令釋服楊士奇謂震曰洪武中遺詔今未可援

今可遽即吉乎明且君臣宜素冠麻衣經黑角帶遂以上聞

臣惟英答已而視朝上素冠麻衣經黑角帶遂以上聞

帝王部 附錄 卷五十六 登遐

反不及士奇

吏民三日釋服

漢文帝遺詔天下

釋

服臣民無別

唐代宗崩常袞與禮官議禮乃者遺詔雖

二十七七日乃除

崔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是皇帝服

宜非公卿百官也

祐甫曰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

稱循吏良吏豈胥吏乎

袞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

己且公卿大夫膺受寵祿

今與禮首天降地出順人情而

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

改孰不可信宿而除於公

之曰臣哭君前更有扶立

殿擗上祐甫指元臣定策之

密元世祖大漸平章政事

不忽木與御史大夫月魯那

曰我年位俱在不忽木上

國有大議而預何邪乃入

言于太后太后召三人問

之月魯那曰臣受顧命但

觀臣等為之至若誤國即

甘伏誅宗社大事孝宗顧

非宮中所宜預知也太后

然其言遂定大策

命之詳

乾清宮至寢殿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

近前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三十六歲矣乃得

此疾殆不能興故與諸先生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

壽無疆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然

亦諸先生輔助之力因執健手若將永訣者又曰東宮

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可即令吏部舉行皆應曰諾時

諸內臣羅跪榻外上曰受遺旨太監陳寬扶案李璋捧

筆硯戴義就前書之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諸

先生須輔之以正俾為令主健等皆叩

頭曰臣等敢不盡力諸臣出翼日上崩

近哀慕

宗周世止殉一事高出古今明英宗大漸處分

殉葬書畢命將去閣下看令為潤色李賢陳文彭時驚

一真盛德事也

原山陵軒轅丘有山海經曰窮山際

敢西向畏黃

銅雀臺魏武遺詔今起銅雀臺美

帝之威靈也

長陵抔土後漢張釋之曰

山弓劍

黃帝葬於橋山南空

帝王部

附錄貢納卷之二十一

附錄貢納卷之二十一

附錄貢納卷之二十一

附錄貢納卷之二十一

附錄貢納卷之二十一

附錄貢納卷之二十一

附錄貢納卷之二十一

陵一抔土陛下何一加罪焉天崩而憂杞國杞國人有龍去而

哭軒臣黃帝於荆山下鑄鼎成乘龍遵七月之禮

畏百年之神大戴禮孔子曰黃帝堯葬穀林見帝紀

舜葬蒼梧象耕鳥耘歸聖魂於東岱引靈駕於西陵武魏

帝謁廟拜陵晉王導字茂弘自漢魏以來羣臣不

感由是每崇進皆就拜拜陵自導始容衛靈輿營

作陵邑漢成帝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賓客子弟

以爲任公卿賜陪塋地唐太宗十一年營九嶷山爲

器擅移皇堂宋丁謂爲山陵使內侍雷允恭爲都監

宜子孫允恭移就上穴有石盡水出王曾覆視還對

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

驚怒甚欲并誅謂以馮拯博訪名山宋寧宗即位趙

言乃止誅允恭斥謂於外

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

兆有旨集議臺史譚之議中輟朱熹上議狀言壽皇聖

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約山陵費宋神宗

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約山陵費即位張

方平召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制從儉約

對曰遺詔固云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

明太祖山陵之制皆預營北山石槨漢文帝幸霸陵

度務從節儉器用陶瓦北山石槨顧謂羣臣曰嗟

乎以山石爲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

之曰使其中有一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

雖無石槨又何昭陵石馬杜詩箋注按唐會要上欲

咸焉帝稱善何昭陵石馬闡揚先帝徽烈乃刻石爲

常所乘破敵馬六正安於昭陵闕下又祿山事蹟潼關

之戰賊將崔乾祐見黃旗軍數百隊引與鬪俄不知所

在後昭陵奏是日靈原國忌日登遐之日違世之

帝王部

崇監貢

登遐

元

辰如喪之情如喪考妣攀髯之日標式祠部式國忌

不樂

忌日

天忌

增

議忌日用樂

開元時太常博士禮部建言忌

日享廟應用樂裴寬以情議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之請如寬議

停光陵朝拜

唐宣宗時廢穆宗忌日停光陵朝拜蓋宣宗穆宗兄也

霸

原

義道以霸

禮記

取威定霸

春秋

王霸務焉

白虎通

駁

而霸

孫卿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

五霸三王之罪人

孟子

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

左傳

求諸侯莫

如勤王

明天子之威

並春秋

敬王命

成禮義

國語

尊周室

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春秋

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語

九合諸侯如樂之和

再合諸侯三合大夫

衣裳之會十有一

穀梁傳

文襄之霸不煩諸侯

宣昭

令名昭禮命事

大蒐示禮

伐原示信

諸侯相滅

桓公恥之

存三亡國以屬諸侯

遷邢於夷儀

左傳僖公

九年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於夷儀

楚丘

左傳僖公二年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衛國忘亡

五侯九伯汝實征之

春秋

三舉而悅

淮南子

一戰而霸

寧東夏

平秦亂

春秋

霸西戎

春秋

并國十二開地千里

世紀

力制羣雄

袁山

松

芟艾奸雄

漢書

諸侯無怨天無大災

增王任德

霸任刑

秦專刑而霸

漢雜用之

魏晉以降王霸

不能知人害霸也

兩失

唐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學士問王伯令狐德棻對

不能知人害霸也

帝王部

附錄頁內卷五十六

霸

三

知而不能用害霸也 用而不能任害霸也 任而不

能信害霸也 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 魏徵引管子

任巧智斥謬諤 趨勢者進守道者退 諧附者無

黜剝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歎 人趨家競風俗淪替

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 景雲初韓琬上言 山東之地王者不

得為王霸者不得為霸 杜牧言 禮賢得士 唐書論李密首勸楊元感

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 取威定霸

在此一舉 後唐莊宗伐梁 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耳 張承業對莊宗

君臨江表垂二十年 南唐李煜表 略有江浙之土田討

平一方之僭逆 稟號令於闕廷保封疆於邊徼 家

世承襲已及百年 吳越王錢俶表 承百年之堂構 有千里

之江山 宋太祖與吳越王詔

淵鑑類函卷五十六

